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五十四至五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趙奕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五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地部十九

巖 穴

谷 嶺

巖

說文曰巖者崖也山邊謂之崖

尚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注曰使百官以所夢之形像經營求之外野得之於傅巖之溪

晉書曰許詢移居皐屯之巖常與沙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今皐屯呼為許度巖

齊書曰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即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

盛宏之荆州記曰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

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為目巖
又曰始興機山東有兩巖迴向鵖尾石室數十所行過
者皆聞有金石絲竹之聲
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尸置
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葬數年尸猶儼然今
舟行者過其山渚長聞香氣咸歎異焉
水經注曰層山石室中有積書卷帙而世罕有津逮者
因謂之積書巖

鄱陽記曰香巖在貴溪縣東五里舊名腥腥巖昔術者許旌陽斬蛟於此巖下因此名焉又以板塞巖口尋蛟潛通州横泉井每至天景澄霽見水底板木存焉後人惡其名遂改焉

又曰弋陽嶺上多密巖元嘉中有人見其巖内有三鐵鑊可容百斛中生蓮花他日往尋不知所在

穴

説文曰穴者室也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蟄蟲在穴内皆墐其戸墐謂塗閉之也

漢書曰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避殺氣也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父昌生后及生子況遷大鴻臚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曰熊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

穴若冬啟夏閉乃必有兵　郭璞曰今鄴西有鼓山下有石鼓象懸著山旁鳴則有軍事與此穴殊象而同應　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寇脫

莊子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人無君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淮南子曰治鼠穴而壞里閭

水經註曰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衆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

又各令乘土船約浮者當以為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又曰江陵有鴐部口宋文帝車鴐發江陵至此有龍躍上帝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雲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予何德以堪之故名龍穴

又曰夏平縣有重山即列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是神農所生處也

又曰大洪山巖嶂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

上素崖並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

風土記曰太湖山中有洞穴傍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者也

續搜神記曰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水流上又深山有人迹異之相謂曰可試入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鄣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上

外國圖曰風山之首高三百里春風穴方三十里春風自此出也

又曰神丘有火穴其光照千里去琅琊三萬里

荆州圖記曰盧縣有馬穴山傍有地道漢時常有百匹馬出其中形皆小似滇池馬今遂名其處曰馬穴

又曰縣北九十里有趙屬山旁有石臺高十五丈廣三丈有穴深一里内甚平整虚寂謂之仙穴

錢塘記曰靈隱山有石穴傍入行十數步有水廣丈餘

昔有人採鍾乳見龍跡聞穴裏搔搔有聲出

宜都記曰佷山縣有文石穴平居無水有渇者至請乞

輒得水戲乞則不得

又曰自西陵北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馬穴甞有白馬出

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甞出此穴

相去數百里

武昌記曰蕪菁山有龍穴其水深闇少得入者人採鍾

乳乘火而入下有水深數尺多有蝙蝠來撲火

江乘地記曰西南二千里匡廬山有鍾乳穴

鄭緝之東陽記曰北山西崖有石牀流水澆灌其側又有石田如稻田云堂裏有洞穴有人常於此採鍾乳入十餘日糧絶而穴不可窮

王韶之神境記曰滎陽郡有孤山直長百餘丈東北有二穴寥寥然杳杳然便是雲霞中館矣

又曰滎陽郡北三十里有何家巖傍有一穴始入幽狹而甚闇昔有採鍾乳者至此見有書三卷竹一枝

潯陽記曰赤山下有石穴有人取鍾乳者經宿不知所窮水恒流出深處浮乃得過數里輙見有光明閒裏有聲若霹靂此人遽出竟無以測遠近有仙鼠撲火

鄧德明南康記曰贛縣有通天穴四壁石色似畫丈六像下有石牀有石子彈丸聚右一角

又曰平固縣西覆笥山有洞穴穴口可廣五六尺髙五尺餘昔有人採鍾乳入深爲暝不得出遂留住宿忽聞頭上有簫船之聲

北征記曰姑孰有井山有九穴與江通
吳郡臨海記曰虞縣有穿山下有洞穴昔有在海中行者舉帆從穴中過
盛宏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為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風吸之經月還涉長陽溪而得其笠則知溪穴潛通
玄中記曰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為三孔西北通崑

崙

輿地記曰太湖東小山名洞庭絶石巉巖木唯松柏山有三穴東頭北面一穴不容人西頭南面一穴亦然並有清泉流出西北一穴傴僂纔得入穴外石盤礴形勢驚人穴裏如一間堂屋上高丈餘恒津潤四壁石色青白南壁開處側肩得入潛行三道北通琅琊東通武縣西通長沙巴陵湖吳大帝使人行三十餘里而反云上聞有浪聲有大蝙蝠如烏拂殺人火穴中高處火照不

見穴有鵝管鍾乳水寒可得入春夏不可入

郡國志曰虔州歸義山夢水出焉有石室金色號爲金穴室内常有金鼠出入

又曰瓜州常樂縣有風穴恒以大石櫼之若開暴起風連日

又曰循州有龍穴潛通于海傍于洞庭吴都賦云目龍川而帶坰是也

又曰虢州揚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穴

太元初人入穴見古書二十餘卷焉

會稽記曰郡有禹穴案漢書司馬遷傳云上會稽探禹穴又有禹井

揚都賦云入洞穴出蒼梧註云在零陵人從禹穴入至蒼梧出也

周地圖記曰順政郡丙穴以其口向丙因以爲名沮水經穴閒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上旬復有魚長八九尺或二三尺聯綿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即左

太冲蜀都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是也

武陵記曰鹿山有穴昔宋元嘉初武陵溪蠻入射鹿逐入一石穴穴方可容人蠻人入穴見有梯在其傍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靄然行人翺翔不似戎境此蠻乃劈樹記之其後尋之莫知所處

谷

說文曰泉通川曰谷

易曰入于幽谷三歳不覿凶

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又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左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盛宏之荆州記曰今竹林是也

爾雅曰水注溪曰谷

蜀志曰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唐書曰王軀字大年性簡淡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

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時冠盗所過殘暴獨不入其谷州人號為郎君谷

又云王龜吟嘯其間自為半隱亭于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

老子曰谷得一以盈谷無有盈將恐竭

又曰江海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

又曰知其辱為天下谷

韓子曰昔齊桓公入谷問父老曰此何谷答曰謂臣愚名為愚公谷

風俗通曰南陽酈縣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者一百二十中者百餘歲

漢武故事曰上微行至栢谷宿於逆旅

劉向别録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而生黍穀今名黍谷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為長夜宫於深谷之中三旬不出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宫谷也

虞喜安天論曰日月行於飛谷謂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且谷有水日體為火精水火不共器得無傷日之明乎

水經注曰居庸縣西北塞外瓦街谷水文成龍試攪破之隨手成龍牲畜將飲皆畏而走

又曰燉煌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

利伐而得之甚以為竒故賦天馬之歌

秦州記曰古有神婦負土欲塞谷繩絶墜負壓木因成二樹其大數圍

潯陽記曰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嶺有劉成谷天欲雨輙聞鼓角簫管之聲

戴延之西京記曰梓澤去洛城六十里澤在金谷之中朝賢所集賦詩是石崇所居

郡國志曰武都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將姜維勦五

部溪羌之所

又曰王喬谷俗謂其地即王喬所隱處谷有喬堂歲常祀之

雲陽記曰龍谷水出雲陽宮東南

又曰鄭泉云漢時鄭朴字子眞隱於谷中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下名震京師時人亦因子眞所居以為名也

又有冶谷封禪書所謂谷口是也去雲陽宮十里出鐵冶鑄之所因以為名入谷便流潦沸騰飛泉激兩岸峭

壁孤竪盤横枕谷口凛然凝沍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
暑當晝暫暄凉秋曉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又曰入冶谷二十里有百里槐樹樹北有泉名曰金泉
按此樹猶存金泉西南百步谷中今有毛原監也
十道志曰大谷在鞏縣東五里
張衡東京賦曰孟津造其後大谷通其前
陳思王洛神賦曰經通大谷
潘岳閒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

嶺

廣州記曰有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

南康記曰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第一塞上嶺即南康大庾嶺是第二騎田嶺今桂陽郡臘嶺是第三都龎嶺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第四甿渚嶺亦江華郡白芒嶺是第五越城嶺即零陵郡南臨源嶺是也

談藪曰光州西北有一嶺高峻北臨滄江齊尚書郎崔挺遷光州於嶺上欲立觀宇故老云此嶺秋夏之際常

有暴風迅雨嶺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恍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果無風雨之患挺還歸尋為雷風所毀後不能立

吳地志云南野縣有大庾嶺通廣州

晉太康地志嶺峻阻螺轉上踰九磴二里至頂下七里平行十里至亭一名橫亭一名塞上嶺

建安記曰建安縣有禱嶺與泉州分界言嶺高禱而方過又有飛猿嶺喬木造天猿猱之所飛走故曰飛猿嶺

歙縣圖經曰海寧有容嶺有木石糖出空樹石罅中百姓每採之

又曰黟縣有墨嶺上有石如墨色軟膩士人取以為墨

又曰婺源有甘子嶺此地本無甘樹唯此忽有一株因以為名

輿地志曰東陽畢嶺之下有錢嶺往往人於此嶺下獲大錢俗謂之錢嶺

又曰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距若楹

柱有石人像執卷之狀

雷次宗豫章記曰西山中峯最髙頂名鶴嶺即子喬控鶴經過之所壇在鶴嶺之側雲景鮮美草木秀潤異於

宅山山側有土名控鶴鄉

太平御覽卷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五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地部二十

窟 野

郊

窟

禮記曰古未有宮室冬居營窟夏居橧巢也

左傳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也

史記曰吳公子光之謀王僚也專諸謂曰王僚可殺也公子光乃伏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專諸擘魚因以刺王僚立死

戰國策曰馮煖謂孟嘗君曰兔有三窟僅得免死君始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乃西遊於梁謂梁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者國富

兵强梁王乃聘以為相齊王聞之懼乃請反國馮煖使先正祭器立宗廟於薛三窟已就馮煖之力也

晉書曰王衍用弟澄為荆州從弟敦為青州曰荆有漢江之固青有負海之險吾留於此足為三窟

王隱晉書曰魏末有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時人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為人無言好讀易鼓琴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

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淮南子曰烏飛反鄉兔走歸窟

典略曰蘇秦與張儀始俱東學於齊鬼谷先生皆通經義百家之言鬼谷弟子五百餘人為作窟深二丈曰有能獨下在窟中說使泣者則能分人主之地矣秦下說之鬼谷泣下沾衿

又曰董卓雖親愛呂布然時醉則罵以刀劍擊之不中而後止布恐終被害乃私與司徒王允及尚書僕射孫端謀養死士於窟室三年四月天子疾瘳卓詣宫賀布先置死士以邀卓嚴駕出馬躓不肯行心怪之欲還布勸使行到宫門入掖門死士交戟刺卓墮車顧布所在布下馬曰有詔遂殺之

列仙傳曰歷陽有彭祖仙窟請雨輙得也

神仙傳曰李意期蜀人於成都角作一土窟居之冬夏

單衣髮長剪去之皆使長五寸或百日二百日三百日

不出窟

郡國志曰相州隆慮山有一洞去地千仞俗謂聖人窟下有小山孤崍謂之玉女樓仙人臺亦曰香爐峯也又曰馬邑縣道齊坂有土穴出泉琴操所謂飲馬長城窟也

秦州記曰河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術窟深四十餘丈高四十餘丈中有三佛寺流泉浴池鑿石作丈六像三百

餘區其西二里則曰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亦有泉水藏古書五卷唐術時亮皆古之孝行士也

又曰州圖經曰唐術窟在郡西龍支谷彼人亦罕有至者其窟內有物若似今書卷因謂之精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古仙所居耳羗胡懼而莫敢近又聞鬼為唐術故指此為唐術窟

豫章記曰豐城縣有雷孔章掘神劍窟方廣七八丈

王韶之南康記曰神源下流百里有峽兩岸皆高山峽

下數十里有蛟龍窟時時有霧氣耆宿云此通南康縣去此穴由百餘里甞有宿其口者夜遇暴雨水器物乃流出

野

說文曰野郊外也

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又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王弼曰所以遂能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也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

書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又曰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又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

又說命曰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又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

宅於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

又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又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毛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惡無禮也

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又曰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毛萇曰喻婦人憶其君子從軍未還未知死生

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鄭玄曰蠋時行久處桑野似勞苦者

又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又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

又曰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又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又曰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𤣥曰京地衆民所居之野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也

又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蓍薪亡吾簪是以哀也非傷亡簪不忘故也

禮記曰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

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

又曰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

周禮曰大司空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壝壇與堳埒也

又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又曰周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野荒民散則削之

又曰甸師掌共野果蓏之薦

又曰遂人掌邦之野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委積於廬宿市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皆有地域溝樹之入野職野賦于王府

又曰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刑亦法也功農功力勤力

又曰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左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又曰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敢聞

又曰崔氏之亂申鮮虞僕賃於野以喪莊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又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令裨諶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又曰鸇鴿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又曰齊悼公使朱毛遷安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
下
爾雅曰邑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
當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
管子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博大之地野不可以

無夫野無夫則無蓄積也無田夫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

又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其野草田多而闢田少者雖不水旱國必饑

淮南子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其馬而繫之使子貢往說之卑辭而弗能得乃使馬圉往說之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又曰上遊乎霄霓之野下出乎垠鄂之門高誘曰霄霓高峻之貌也垠鄂無形之貌也

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賈逵曰臼季晉臣冀野晉地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曰冀芮之子也與之歸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車士持車者商子姓也鉏商名也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郭外告孔子曰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扶桑之地青差之野高誘曰青差東方之野也

帝王世紀曰黄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

又曰炎帝殺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絶轡之野

又曰湯時大旱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當自禱之遂齋戒翦髮斷爪已爲牲禱於桑林之野告於上天已而雨大至

又曰棄恤民勤稼蓋封地方百里廵教天下死於黑水之間潰滀之野

又曰秦自非子受封至昭王滅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遷皆在禹貢雍州之域荆山終南敦物之野東井輿鬼之分鶉火之次也

焦贛易林曰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庭拜治水土

又曰多載重負捐棄於野但徒勞苦顧無誰予

水經注曰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坶野矣

郊

說文曰距國百里曰郊

爾雅曰邑外曰郊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又曰同人于郊

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又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

禮記月令曰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

春於東郊

又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皇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又曰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周禮曰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太平御覽卷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五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地部二十一

陸 京

阿 峴

隴 堆

墟 培塿

陸

釋名曰高平曰陸陸漉也川流而去也

說文曰陸高平地也

周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王弼曰陸高之頂也進而之陸與四相待不能復反者也

又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

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應見於河瑞應之至聖人殺龍龍不可殺皆感氣也君子得衆人之助瑞應先見於

陸瑞應之至君子殺蛇蛇不如龍陸不如河

焦贛易林曰山没丘浮陸爲水魚燕雀無巢民無室廬

又曰鼂池水簾高陸爲海江河横流魚鼈成市

尚書曰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孔安國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毛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又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毛萇曰陸非鴻所宜處也

周禮曰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皆聖人之作

樂動聲儀曰土肥原陸饒隘狹斯生奢侈之俗也

漢書曰禹陸行載車

又曰秦地有鄠杜竹林號曰陸海

又曰鄱陽上吳王書曰高皇帝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魏名臣奏曰執金吾龎延奏其山居林澤有火耕畬種而平地平陸雖有往古耒耜區種之法就其收者適可疏食不足寶也

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生時其家堂陸地自生蓮華光

色鮮盛

文子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

陸沉

老子曰蓋聞善攝生者河上公攝養也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害不必避也入軍不被甲兵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王充論衡曰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

陸沉者也

應劭風俗通曰荆鼈令死亡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鼈令至岷山下邑起見蜀望帝使鼈令鑿巫山然後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如以國禪與鼈令為蜀王號曰開明

傅子曰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又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

六韜曰天下之人陸沉於殷久矣

傅咸扇賦曰水不策驥陸不乘舟世無為而俎豆設時有虞而干戈修

夏侯湛春可樂曰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崗以迥眺兮超矯駕乎山隅

又秋可哀曰秋可哀兮哀南畝之窮荒既㨾蕭於大陸兮又刈蘭乎崇岡

又梁田賦曰嬉於夷寧之廣陸步于大野之長京察田疇之疆畔兮觀遊雉之逸形

京

說文曰京人所為絶高丘也

毛詩曰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萇曰京高丘也

又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又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彼高岡無矢我陵

爾雅曰丘之高絶者曰京

張揖廣雅曰四起曰京

應劭風俗通曰京謂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京師義亦取此

阿

說文曰大陵曰阿一曰阿曲阜也

毛詩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鄭玄曰文王侵阮國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並無敢飲於泉及池者也

又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毛萇曰惡人被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愷悌君子來遊來歌

又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或降於阿或飲于池

又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又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又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又曰綿蠻黄鳥止于丘阿

張揖廣雅曰曲陵曰阿

史記曰黄帝披山通道而邑于涿鹿之阿

帝王世紀曰蚩尤氏强與榆罔爭王於涿鹿之阿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升于九阿郭璞曰今新安縣十里九坂也

嵇康聖賢高士傳讚曰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眞體全擇日登遐

樂資春秋後傳曰阿房宫未成成更欲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旁故天下謂之阿房宫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命侍女歌云仰上升絳庭下遊日窟阿顧眄八落外遠指九宫遐

董覽吳地志曰曲阿秦時名雲陽太史云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之間故鑿北岡令曲而阿因名曲阿

桓寬鹽鐵論曰晉有河華九阿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脅於田單

孫楚王驃騎誄曰逍遙芒阿闔門下帷研精六藝探賾鈎微

湛方生詩曰發鞍踞平陸秣馬青山阿濁酒沽魚鼎是食何必過

袁宏採菊詩曰息足迴阿圃坐長林披榛即澗藉草依陰

酈炎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揺困洪波秋蘭榮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摯虞遷宅誥曰惟大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東黄水西背山面隰惟此良宅

陸機逸民賦曰相黄土而卜居兮度山阿而考室

繆襲歌行曰遨山聚靈族髙讌會城阿長風萬里舉慶

雲鬱嵯峩

峴

從征記曰青峴一名小峴木多櫨杏

續述征記曰莵頭峴雖無峭嶮然連林修坂數十里中行者固亦密勿矣

伏琛齊地記曰萊蕪谷有銅冶峴古鑄銅處朱虛城西有山峴遠而峻今名半車峴

白淵之齊道記曰黄丘北十里有鸑鷟峴下帶長㵎東

北流經牛山山去此水八十餘里今號曰牛頭水是齊景公所登而歎處

劉慎京口記曰去城九十里有白峴在東山白石也

江乘地記曰城東四十五里竹里山王途所經途甚傾嶮行者號爲翻車峴也

武昌記曰城東南有金牛崗崗西有石鼓峴上有三石鼓鼓鳴天必雨

隴

方言曰秦晉之間冢謂之隴

說文曰隴天水大坂也

廣志曰泳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

三秦記曰隴西關其坂九廻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户上有清水奔流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斷絶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又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

悲思而歌則有絶死者

秦州記曰隴西郡東一百六十里得隴山南北亘接不知遠近東西廣百八十里其髙處可三四里登此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茫然墟宇桑梓與雲霞一色東人西役升此而顧瞻者無不悲思其上懸巖吐霤於嶺中淵停名曰萬石淵溢流散下皆注於渭故北人升此而歌

始興記曰盧水合武水甚險名曰新隴有太守周昕廟

即始開此隴者行者放鷄散米以祈福而忌著濕衣入

廟

堆

爾雅郭璞注曰江東呼地高堆者為墩

說文曰堆小阜也

又曰巴蜀山岸脇之堆傍欲落者曰坻坻崩聲聞數百

里

漢書曰揚雄上書曰往者圖西域豈為康居烏孫踰白

堆而冠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堆形如土隴無頭尾髙者二三丈

水經注曰緱氏山仙者昇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處得遺屣焉俗謂為父堆

又曰函關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堆者也

又曰瞿堆南絶壁峭峙孤險雲髙望之形若覆唾壺髙二十餘丈羊腸蟠道三十六廻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峩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

以百頃爲虢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

漢武帝元符六年開以爲武都郡天地大澤在西故以

都爲目矣

長安圖曰髙望堆在延興門南八里

潘岳西征賦曰憑髙望之陽堆

梁州記曰南鄭城沂漢上五十里水邊有漢武堆漢武

甞遊此以爲釣臺後人覩其崇基謂之漢武堆

述異記曰當陽縣南有龍川鳳川云漢帝時八龍五鳳

常遊于此亦呼為五鳳堆

安定圖記曰振履堆者故老云夸父逐日振履於此故名之

墟

說文曰墟大丘也崑崙謂之墟

史記曰成王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為衞君居故商墟

漢書曰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麓地也

越絶書曰千里墟者闔廬以鑄干將劒處

又曰吳門外鷄坡墟故吳王所畜鷄處也

新序曰齊桓公出見遺墟問諸野人野人曰是虢之墟

公曰虢氏何為亡對曰善善不能行惡惡不能去所以為墟矣

風俗通曰謹案尚書舜生姚墟

又曰姚墟在濟陰成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培塿

說文曰培塿小土山也

左傳曰培塿無松柏

方言曰冢秦晉之間謂之培塿

墨子曰培塿之側則生松柏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

終不責德故以為仁

風俗通曰培塿者即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小髙

者名之為培塿矣

太平御覽卷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五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地部二十二

林 麓

原 隰

林

說文曰平土有叢木曰林

釋名曰林森也森森然也

爾雅曰野外謂之林

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

焦贛易林曰山林麓藪非人所處鳥獸無禮使我心苦

詩曰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又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又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又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毛萇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從之駃疾如晨風之飛入于北林

又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鄭玄曰鶖之性貪惡而反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也

又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寘之隘巷羊牛腓字之毛萇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曰鄭玄曰嫄置后稷羊牛之徑亦以為異也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也

又瞻彼中林甡甡其鹿鄭玄曰視彼中林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皆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

又曰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鄭玄曰鴞惡鳴之鳥止於泮水之木食桑椹改其鳴歸就我善音喻人感于恩則化也

禮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又曰林藪川澤有能取蔬食也虞教道之

又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蔡邕月令章句曰叢木曰林受衆流注曰海

周禮曰凡邦工入山而掄材不禁

又曰林衡掌巡林麓禁令而平其守計以時其林麓而賞罰之鄭玄曰平其守者平其地各守林麓之部分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

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鄭玄曰刊剝也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鄭注曰竹木曰林

大戴禮曰高山多林虎豹蕃孕焉深泉大川魚龍交焉

左傳曰楚蔿掩為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牧濕皐

楊方五經鉤深曰夫鳥遊曠澤之地而比翮者萬羣虎居繁林之數而接豪者千數

又曰夫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桃林披華而去鳥深入

家語曰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為窮困而改節

史記曰殷紂厚賦稅實鹿臺錢盈鉅橋粟廣沙丘苑臺大戲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為長夜之飲

又曰稷母姜嫄見巨人跡心忻踐之而身動如孕胎期生子棄之隘巷馬牛不踐徙之林中會山林多人遷之渠中水上鳥以翼為覆之

又曰單于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

帝王世記曰桀為肉山脯林以酒為池使可運舟

漢書曰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罟網不布於埜澤

又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後漢書曰法雄為南郡太守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民之君城市

張瑩漢南記樊重家素富田至三百頃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桑漆魚池閉門成市

魏志曰曹植上疏曰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蜂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

臧榮緒晉書曰郄詵為雍州刺史帝於東堂餞之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世祖笑侍中奏免詵詰曰吾與之戲耳

又曰華譚移前松滋令袁甫曰枯澤非應龍之泉平林非鸞鳳之宿

又曰王戎少阮籍二十餘年相得如時輩遂為竹林之遊

晉書曰劉伶與阮籍嵇康相遇忻然神解便攜手入林

又曰嵇康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唯阮籍山濤遂為竹林之遊務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

干寶晉紀曰初管輅過毋丘氏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林木雖茂無形可交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後魏書曰魏之先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遣其部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下以皇祖先妣配敞行大祭斬樺木立之以

致牲體而還後所立㮚木生殖成林其民益神之咸謂魏國感靈祗之應

又曰太祖武帝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叅合坡北明年有榆生于傾胞之次後遂成林

又曰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梯盡生成林

顧愷之啓矇記曰汎林鼓于浪嶺註西北海有汎林或方三百里或百里皆生海中浮土上樹根隨浪鼓動

山海經曰桃林方三百里在崑崙南夸父山北

又曰夸父逐日影渴飲河不足道渴死其杖化為鄧林

山謙之吳興記曰於潛縣北有天木山山上衆木甚美非常因名翔鳳林

盛弘之荆州記曰宅上山頂有玉女遂營墳塋固上有喬木叢生名為女貞林常有白猿栖遊哀鳴清絶

又曰江陵縣東一百里有緑林山茂林蓊鬱襄陽大路經由其西所謂當陽之緑林也

伍瑞體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春秋魯文公六

年楚飢戎侵其西至于阜山師火林即此城也

又曰州城東北十二里有曹公林相傳云建安十三年曹闕

任豫益州記曰廣平有石闕林禹闕處也地方百許里今人猶不敢居之

外國圖曰桂林地多林木無平地衆猴居之無人民去九疑曰萬里龜林地險無平土衆龜居之

應劭風俗通曰梅林在太山西南五六里今樹木不足

義慶世説曰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觧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曲未半漁父下船來

國語曰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

越絶書曰麻林者越王種麻于此以為弓弦故曰麻林

麓

說文曰林屬於山曰麓一曰麓者山守林吏也

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麓崩

書洪範五行傳曰沙麓者山林也

詩文王篇旱麓章曰瞻彼旱麓山足曰麓

禮記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漢書曰王翁孺徙魏郡元城元城見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雌陽為雄二火相乘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其地日月當之翁孺

生禁禁生元后

漢書應劭曰麓林之大者

風俗通曰尚書云堯禪舜納于大麓林屬于山者也

原

釋名曰元曰原如元氣廣大也

書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孔安國曰高平曰原太原今以為郡

又曰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孔安國曰東原至此而平言可耕也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詩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鄭玄曰文王自知德威謀居善原岐南渭水側為萬國所向作民之君

又曰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而無永嘆鄭玄曰公劉之相此能以居民而無長嘆者也

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又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又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又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

又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周禮曰原師辨原隰之名

又曰大司徒之職辨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禮曰孟夏之月天子始命野虞出行田原而勸民也

又曰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敝也

傳曰晉侯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也

又曰晉魏絳曰昔莘甲之為太史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又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志於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春秋說題辭曰原端也平而有度也宋均曰度若則也

公羊傳曰上平曰原

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誅其使者而惡之有諸侯之請必免之

爾雅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廣平謂土寬博而平

又曰可食者曰原郭璞曰可食謂種穀給食也

史記封禪書曰秦文公作鄜時靈公作吳陽上時宣公又作密下時蓋三時在此原故號三時原

臧榮緒晉書曰宣帝鎮關中諸葛亮攻郿據渭水南五丈原帝禦之對壘相持百餘日俄而亮卒

唐書曰高祖校獵于華池之萬壽原麑鹿見高祖親御弧矢射而獲之

郡國志曰韓馮翊有原詩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是此

原也

又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亦秦晉戰於此地

即獲杜回又秦獲晉惠侯以歸之處

裴景仁符書建始五年鳳凰降滑濵社稷南原三日而

去

崔鴻前秦録曰丞相符雄與伯温戰白鹿原晉師敗績

又曰符健攻張琚于亘秋還登石安原而歎曰美哉斯

原也悵然有終焉之意

又曰晉梁州刺史司馬勲率騎三萬自漢中秦川苻健拒之五丈原勲敗還

潘岳關中記曰周文王葬於畢長安東南有原名曰畢原

又曰驪山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故名之

又曰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于曲池文此亭曰樂遊原

辛氏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

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可長生或云夷叔食三年顏色如故

戴延之西征記曰河東吾坂登七山原每登一原輒峭起五六里原土平廣不知其極

周處風土記曰陽羨邑者葢吳郡之名境原則平坦高阜岡若伏龍也

隰

釋名曰隰蟄也蟄濕也

說文曰隰坂下濕也

春秋說題辭曰下濕者隰也下濘也

尚書大傳曰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猶言濕也

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萇曰泮陂也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又山有漆隰有栗

又曰山有榛隰有苓毛萇曰苓一名大苦即今甘草

又曰山有苞櫟隰有六駁鄭玄曰山之有櫟隰之有六駁皆其所宜

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鄭玄曰隰中之葉茂盛與君子不用而處也

禮曰孟春之月天子祈穀于上帝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

又季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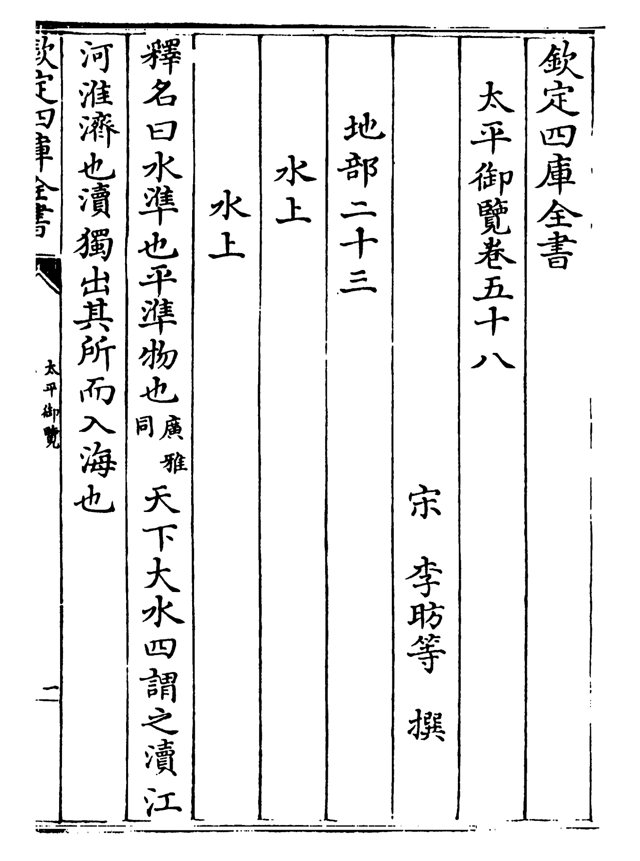
傳曰晉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又曰楚蔿掩為司空書曰度山林鳩藪澤牧隰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五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地部二十三

水上

水上

釋名曰水準也平準物也（廣雅同）天下大水四謂之瀆江河淮濟也瀆獨出其所而入海也

易曰坎為水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又曰水洊至坎

又曰水流濕

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又曰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尚書大傳曰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

詩曰相彼泉水載清載濁

又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又曰濟有深涉渡也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濟盈不濡軌盈宜濡不以濡喻淫亂犯禮者也

又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又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又曰河水瀰瀰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又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又曰揚之水不流束薪

又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言樂道也

禮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又曰水之於人親而不尊

又曰水為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

又曰祭宗廟水曰清滌

又曰水煩則魚鼈不大

又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于禮夫水近於人而易溺人

周禮曰水有時以凝
傳曰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又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鄭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爲難也
春秋元命苞曰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

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論語曰智者樂水

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爾雅曰水別流曰派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涇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亦曰沿流絶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渡水處曰津濟潛行水下為泳

漢書曰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后宫可御舟船令吏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上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聖政和平世無變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

後漢書東陽人趙炳字公阿能越方禁與閩中徐登遇於烏傷溪水上乃禁溪水水為不流

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丁鴻上封事曰夫壞崖破岩之水源由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萌蘖

魏畧曰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闕土魏為土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木闕水

晉書曰陸雲先是嘗著衰絰上船於水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又曰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又曰鄧攸為太子中庶子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唯飲吳水而已

又曰孫登素性無恚人或沒諸水中欲觀其怒既出便

大笑

齊書陸慧時征虜功曹與叅府軍沛國劉璡同從述為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吳閶張融與陸慧並宅其閶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

唐書曰新豐鸜鵒谷水清俗傳云此水清天下平開皇之初暫清尋濁至是而復清

又曰乾元中嵐州上言合河關黄河水四十里閶清如

井水經四日而變

又曰楊朝晟為邠州刺史奏方渠合水波皆賊路請城其地以備之軍次方渠無水師後囂然遽有青虵求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停前軍仰飲以足

又曰孔若思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滿于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老子曰止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列子曰禹治水土迷之一國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當國之中有山名壺嶺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又曰白公問于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耶

又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

百口里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又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流之大也兩崖涘之間不辨牛馬言其廣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盡在已矣

又曰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又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不能游見一大夫游之數百步而去

又曰水之守土地審無意則止于分所以為審

又曰水靜明明燭鬚眉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聖人之心靜乎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其負大舟也無力

文子曰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水之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

莫知其年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湧出曰息竭乾曰耗川枝流曰減九野注之曰益過耗曰於不訾者言過尾閭入天壑入无底谷

又曰水濁者魚噞喁

又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青青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又曰水之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

又曰猶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墨子曰古語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凶

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流者故曰水具材也夫

水淖溺以清仁也視之黒而白清也量之至滿而止智也流則至平義也人皆赴髙已獨趨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凖也者五量之宗素也者五色之質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故水藏萬物産於金石故曰水神凡有五害水一也旱二也風霧雹霜三也厲四也蟲五也五害之屬水最為大水有大小有逺邇水出山而流入海命曰經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於地而不流

者命曰淵水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跂蹺跂蹺行也蹺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於百姓不以為費財物也行不可得而窮極也流行不止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財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燃水之怪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逾逸也錯繆相紛波相經也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

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動容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忽怳之區上也言其飛為雲雨無所不止邅迴川谷之間邅迴猶委曲也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洞鴻鴻大洞通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音軫與萬物始終流轉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大極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也是水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有益於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萬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于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為光也水形而不可闕之故為孫 闕）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入死道謂匿于情欲也蹠適也自無形而適有形者離其本也自有形而適無形者不能復得道家之所共棄也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注闕）肅然應感殷

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貫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分中央九天野亦如之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為道關門開道之門穆文隱閔純德獨存穆文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柔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

又曰夫水之性若扯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也茨積土填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髊流

漸弗能汚腐朽骨漸水也其惟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知啟其善道塞其間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遷矣

又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是謂六水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青水宜龜汾水宜麻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漢水重安宜竹箭

又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

人輕遲水人重

又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

又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畢萬術曰方諸取水方諸形若杯元日以玉石合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

抱朴子曰火出於陽燧燧員而火不員也水出於方諸方而水不方也

又曰黄帝曰天在水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

又曰左慈以氣禁水水爲逆流一二丈禁水着中庭露

之大寒不氷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黄金龍淵有玉英

顧子曰顧夷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徳沐浴羣生深流萬世是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是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是勇也道江疏河悪盈流謙是智也

孟子曰數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

又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

又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又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又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大波也

孫卿子曰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柔也而無為也似德其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延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大戴禮孔子家語並有

太平御覽卷五十八